

熊召政 著

張居正

● 水龙吟

熊召政

张居正



龙吟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居正/熊召政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54-2589-5

I.张…

II.熊…

III.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140 号

责任编辑:周百义 责任校对:朱久山 梁 风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1.375 插页:13

版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

字数:1410 千字 印数:15001—17000 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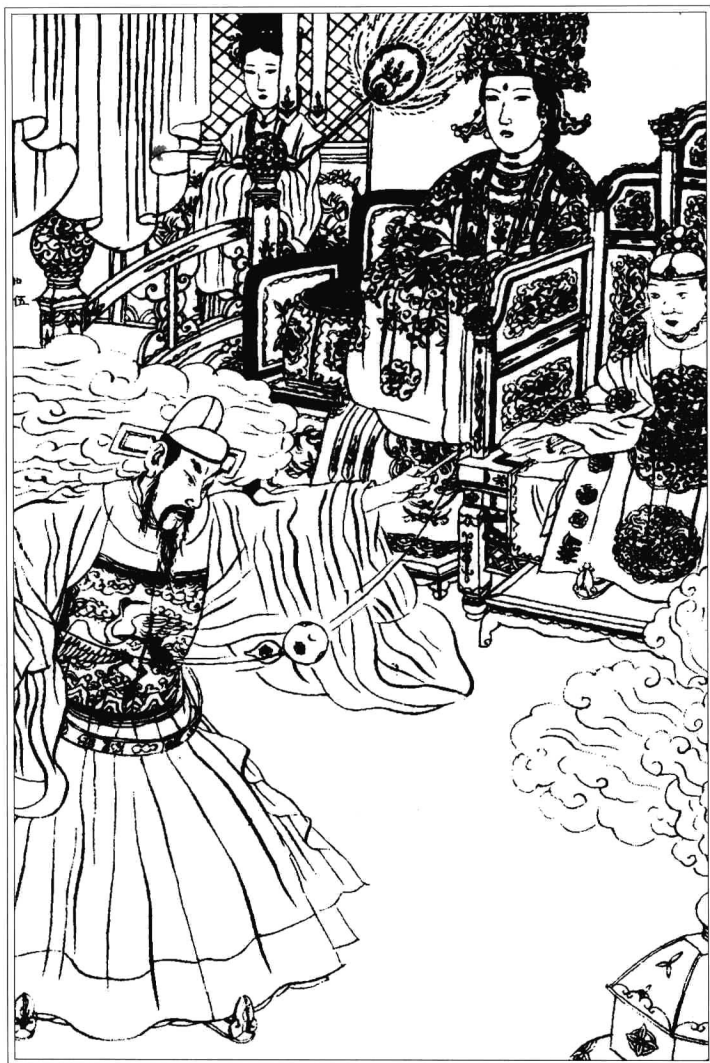
盒装定价:128.00 元(4 本·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张居正
说着，便
离座起身
走到屋子
中间，面
对御座上
的朱翊钧，
把风葫芦
往空中一
摔，熟练
地扯动绳
索，那只
风葫芦便
随着他的
手势上下
翻飞。



玉娘霍
地站起，
猛地从怀
里抽出那
把始终不
离身的剪
刀，隔着
桌子，朝
张居正直
刺过来。
张居正身
子一偏，
玉娘刺了
一个空。



几个虎
贲勇士应
声抢步出
列，三下
两下就把
尚未缓过
神来的盘
丫吉两只
手反剪绑
了个结结
实实。



当司仪
宣布公祭
开始，众
人肃穆静
立。哀乐
大奏一通
之后，站
在棺材前
面的王希
烈，便开
始大声吟
诵他精心
炮制又经
几位幕友
再三润色
过的祭文。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第二卷。

张居正登上首辅之位后，踌躇满志，意欲重振朝纲，力挽颓政，但国库空虚，只好以胡椒苏木折官员薪俸，岂料此举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朝臣非议汹汹。为折俸事，储济仓大臣以身殉职，宫中大珰徇私舍宝救杀人元凶；六品主事穷愁自尽，高拱余党借机滋事。张居正出于无奈，借助后宫与太监的力量，实行京察，整顿吏治，揭开了万历新政的第一页。

小说展示了万历初年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不仅是一部形象的政治史，更是一部多彩多姿的风俗史。小说结构开合自如张弛有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读来如行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小说语言文白相间，音韵铿锵，与描写的时代融成一体，形成浓浓的历史氛围。小说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给人以艺术享受，又有穿行历史长廊的感觉。第一卷出版后，评论界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是“以心灵吟唱历史，以史笔重构文化”的重要历史小说。

目 录

第 一 回	邸报中连篇诳鬼话	云台内京察定方针·····	1
第 二 回	赳赳武夫寻衅闹事	谦谦君子以身殉职·····	14
第 三 回	度危艰折俸闯大祸	平叛乱誓拔硬头钉·····	27
第 四 回	动贼心思擒拿凶犯	灌迷魂药智骗中官·····	38
第 五 回	析时局大臣商策略	行巨贿主事为升官·····	50
第 六 回	为求人大珰舍至宝	谈家事首辅释愁怀·····	63
第 七 回	左侍郎借酒论政敌	薰风阁突降种瓜人·····	77
第 八 回	卖艺人席间演幻术	老座主片纸示危机·····	88
第 九 回	议京察大僚思毒计	狎淫邪总管善摧花·····	98
第 十 回	冯公公读折耍手腕	李太后吃茶识股肱·····	112
第 十 一 回	送风葫芦取悦皇上	练隐忍术笼络太监·····	126
第 十 二 回	探虚实天官来内阁	斥官蠹宰辅说民谣·····	138
第 十 三 回	访衰翁决心惩滑吏	弃海瑞论政远清流·····	149
第 十 四 回	荐贪官官府成交易	获颁赐政友论襟怀·····	162
第 十 五 回	老鸨母海淫真齷齪	白浪子嫖妓遇名媛·····	173

第十六回	悍妇人邀功反惹祸	王御史视察出蹊跷·····	183
第十七回	还夙愿李太后礼佛	选替身代皇上出家·····	194
第十八回	大和尚进言多建庙	老国丈告状说舆情·····	205
第十九回	积香庐今宵来显客	花月夜首辅会玉娘·····	217
第二十回	绕内阁官中传圣谕	出命案夜半又惊心·····	229
第二十一回	老苍头含泪卖苏木	大总管领命会巨商·····	239
第二十二回	谈交易奸商偷算账	狎坤道行酒用弓鞋·····	252
第二十三回	繁华酒肆密室开红	寂寥小院主事悬梁·····	265
第二十四回	细说经筵官府异趣	传谕旧闻首辅歆歔·····	278
第二十五回	办丧事堂官招数恶	押时政侍郎意气昂·····	291
第二十六回	捉档头严查吃空额	示密札紧缚老臣心·····	303
第二十七回	治顽擒凶军门设计	杀鸡吓猴督帅扬威·····	316
第二十八回	黑寡妇勇斗金翅王	毕大爷败走秋魁府·····	330
第二十九回	游管家矫情帮巨贾	金秀才大侃蟋蟀经·····	343
第三十回	交税银杨提举耍滑	对账册王部堂蹙眉·····	355
第三十一回	减免田赋匠心独运	咆哮公堂微臣求谒·····	366
第三十二回	礼部请银心怀叵测	命官参赌为国分忧·····	375
第三十三回	卜玄机近侍先探路	择吉日母子出深宫·····	387
第三十四回	武清伯荐官为私利	邱得用削职因属狗·····	397

-
- 第三十五回 众官员公祭童立本 无情火烧毁老胡同 409
- 第三十六回 借拟票宰揆开新政 得密札明月照愁心 420

邸报中连篇诳鬼话

第一回

云台内京察定方针

建极殿后的云台是一处三楹小殿，与乾清宫仅隔着一道乾清门。平日里有什么要紧事，皇上便在这里接见大臣。

这天辰时刚过，只见云台里坐了三个人，御座上坐的是小皇上朱翊钧，张居正与冯保打横坐在两侧。冯保尖细着嗓子，念一份邸报上的条陈：

苏州府知府报告：苏州府治西南太湖之滨，有山自移徙。初犹缓缓移动，渐次甚急，望太湖而趋。偶一村民过之，大惊疾呼曰：“此山要走下湖也！”闻者皆愕然而呼。山随呼即止，已离旧址百数丈矣。

冯保拖腔拖调刚念完，朱翊钧就乐了，他双脚一蹬金踏凳，拍手笑道：

“山还会跑，真有趣。”

冯保干笑了笑，觑了张居正一眼，但见这位首辅敛眉凝神，木头人一样毫无表情，冯保咽了一口唾沫，念开了第二段：

江西抚院来札：南昌府城隍庙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日已长尺余，以后日日渐长。既数日，

已三四尺。其初生时，无人觉之是石，偶一人见曰：“此处想生出山矣。”因此语遂不复长，其生者至今有焉。

这一回小皇上产生了疑惑，他眨巴眨巴眼睛，既像在询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石头又不是草，怎么能长呢？”

冯保不置可否，接着念第三段：

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伍可奏词：查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民李良云弟良雨忽转女形，见与村民白尚相为妻。隆庆六年正月内，良雨偶患小肠痛，旋止旋发，至二月初九日，卧床不起。有本村民白尚相亦无妻，於雨病时，早晚周旋同宿。四月内，良雨肾囊不觉退缩入肚，转变成阴，即与白翮配偶。五月初一月经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后每月不爽。良雨方换丫髻女衣，裹足易鞋，畏赧回避不与人知。六月十五日村人得知，稟县拘雨、相同赴审实，稳婆方氏领至马房验，系变形，与妇人无异。乡人议论，称男变为女乃阴盛阳微之兆，以祈修省。

念着念着，冯保心里头就满不自在起来，他不明白张居正为何要弄来这些乱七八糟的邸报以褒圣听，当把最后一个字念完，他便把邸报朝面前茶几上重重一掼，一边端起茶盅来喝茶，一边不停地朝身后头的帷幕张望。朱翊钧年纪虽小，但心眼儿透亮。虽然这三则简报上的奇闻逸事听起来饶有兴味，但从冯保的脸色看又似乎触犯了禁忌。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受到压制，小皇上顿时不知所措，痴坐在御榻上，不安地搓动双手。

张居正一直在关注小皇上与冯保表情的微妙变化。待冷了一会儿场之后，张居正才开口问道：

“方才冯公公所念简报，请问皇上有何看法？”

朱翊钧生怕答错，指着冯保说：“大伴，你说。”

“荒诞不经。”冯保愤然一晒，嘴中冷冰冰蹦出四个字。

“是，大伴说得对，荒诞不经！”经冯保这么一“点题”，朱翊钧就知道如何回答了，他扳着小指头说：“山走路，石头长个儿，男人变女人，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出来了？”

“皇上问得好！”一向冷峻内向不苟言笑的张居正，此时眉棱一耸，语气凛然说道，“偌大中国，每日里发生一些或者说流传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原也不足为怪，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居然堂而皇之地刊载在通政司的邸报之上！”

张居正突出此言，小皇上顿时愣着了。

朝夕如流光阴荏苒，张居正出任首辅不知不觉已经一月有余。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张居正接下这个首辅可谓难上加难。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大臣怙权吏治腐败。每日里往内阁值房里一坐，不管是看奏折邸报，还是与晋见的官员谈话，竟没有一件事顺心。但他还是雷厉风行，在短短时间内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给陈皇后与李贵妃都上了皇太后的尊号；二是部院大臣不称职者都已尽数撤换。前者是为了稳定皇室，讨小皇上与生母李贵妃的欢心，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大事。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钦定百官依职掌权力划分，共有九大衙门，九小衙门。九大衙门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上都察院、通政司和大理寺；九小衙门依次是詹事府、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翰林院、国子监、尚宝司和苑马寺。九大衙门的掌印者，习惯上称为大九卿。九小衙门的主管，俗称小九卿。这十八衙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所谓内阁首辅，自孝宗时代起，实际上就是代表皇上，

通过这十八个衙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任何首辅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治理整顿这十八个衙门，物色堂官人选，张居正也不例外。不过，他不同于其他首辅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把这些衙门的堂官尽数换成自己的亲信，而是希望这些衙门能真正做到各尽其责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因此上任之初，他就表明“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而是依据才能推荐部院人选”，尽管他这么表态，但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真的会如此去做。张居正久居内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心态早就了然于胸。多年来京城官场中就流传着四句顺口溜：“大九卿有大九九，小九卿有小九九，十八衙门朝南开，堂官跟着首辅走。”短短二十八字可谓绝妙地道出了官场痼疾。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遂人愿登上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这种积弊。所有大臣忠忱于皇上，听命于政府，本是臣道职守无可厚非，但不能容忍的是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势必会造成结党营私，怙权售利的混乱局面。长此下去，不仅仅皇上的威福只是一句空话，就是天下黎民百姓举头祈盼的国家昌隆的盛世也只是镜花水月而已……

以上这一番思虑，张居正不知道在心里头琢磨了多少次。他一次次想觐见皇上，把这些朝廷大政官场弊端一一说给皇上听。但取笔写帖时，又犹豫着停顿下来：皇上毕竟是十岁的孩子，怎样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道理呢？与其匆匆谒见说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让皇上听得懵里懵懂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某种契机的出现。昨天下午，张居正翻阅通政司送来的邸报，偶然获得了灵感，觉得可以与小皇上沟通了，遂递帖请旨，定下了今日的会见。

此刻的云台一片寂静。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小皇上有着依赖与敬畏双重心情。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又鼓起勇气问道：

“通政司的邸报应该刊载什么？”

张居正捋捋长须，转向冯保说：“冯公公，皇上这个问题，还是烦请你来回答。”

冯保不清楚张居正拿来邸报的真实用意，他担心把这样一些古怪离奇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听多了，会助长孩子的玩愒之心，故满脸的不高兴。但听了张居正方才一席话，又感到这位新首辅并不是存心“误导”皇上，而是别有所指，一颗心也就放下了。再加上张居正对他总是礼敬有加，读邸报时的那点懊恼也就豁然而释，于是微咳一声清清喉咙答道：

“万岁爷，奴才在司礼监呆了十五个年头儿，这期间通政司的邸报，可以说是一期不拉的看过，邸报内容应是各地臣官的职守总汇。各省布、抚、按三台，各府州县官，还有九边总督，河官漕官盐官，他们每天在干啥，是否都是在明赏赉，严诛责，审开塞，守一道，尽明法稽验守土牧民之责，只要一看邸报，便大略可以知道天下吏治情况。张先生拿来的这两份邸报，奴才昨儿个就看过了。一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就像吃了一只苍蝇，恶心得要死，因此没有拿给皇上看。咱不知道张先生为何单单挑出这三篇怪话来念给皇上听。”

冯保话音刚落，张居正立即接过话头说道：“冯公公已把邸报作用讲得透彻。臣今日特意圈出这三个条陈给皇上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现在都在干什么？国库空虚，匪患不绝，官员贪墨，河漕失修，这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人认真去做，反而弄这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无聊至极！”

张居正言辞锋利。朱翊钧浑身一激灵，又不知该如何办理。正在他嘴角欷动，眼巴巴地看着冯保时，猛听得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冯保身后的帷幕中响起：

“说得好！”

张居正一惊，寻声望去，只见冯保身后的那重猩红的帷幕被两名小内侍拉开，李太后从里面缓缓踱了出来。

却说昨日小内侍送来张居正求见的揭帖，李太后当即决定让小皇上准旨接见，当小皇上表现得紧张为难时，李太后叹道：“也难为你了，一个孩子，要让你同张居正这样天下第一精明的人打交道，不怯场才怪呢。”

母子俩正束手无策时，冯保突然灵机一动，说道：“启禀太后，奴才有个主意？”

“讲。”

“明几个皇上云台接见，太后您也参加。”

“我？”李太后一愣，“我岂能参加，这不给天下人造成了干政之嫌，何况男女有别。”

“这些，奴才都想到了，太后可以坐在平台左侧的帷幕里，这样就近观察张先生，太后就可以明断是非了。”

李太后咬着嘴唇思索了一会儿，点头说道：“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现在，当李太后从帷幕后面转出来时，张居正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跪下行礼。李太后吩咐冯保去搬椅子，要在御榻前安排坐下。“母后，请坐这儿。”朱翊钧站起来要给李太后让座。李太后瞅着儿子说：“你那是皇帝宝座，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僭越坐上去。”出口的话看似随便，寓意却深沉。

行过君臣相见之礼重新坐定，李太后笑吟吟问道：“张先生，咱突然出现，没惊着你吧。”

李太后虽然身份高，但毕竟只有二十八岁，依然是个明眸皓齿气质娴雅的美丽少妇，加之今天并未打算见外臣，所以没有穿戴朝廷命服，只穿了一件“薄如蝉纱，洁比雪艳”的西洋布六幅拖裙，越发像一朵出水芙蓉光彩照人。

尽管张居正能做到非礼勿视，但偶尔一瞥，李太后的绰约风